

今日世界艺术

伊普斯特吉

啸声编



岭南美术出版社

今日世界艺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普斯特吉 / 邢啸声编著.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4.6

(今日世界艺术)

ISBN 7-5362-2789-2

I. 伊... II. 邢... III. 伊普斯特吉—人物研究
IV. K835.65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21211号

今日世界艺术——伊普斯特吉

出版、总发行: 岭南美术出版社

(广州市水荫路11号9、10楼 邮编: 51007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现代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年6月第一版

2004年6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16 印张: 6

ISBN 7-5362-2789-2

定价: 54.00元

吉斯特普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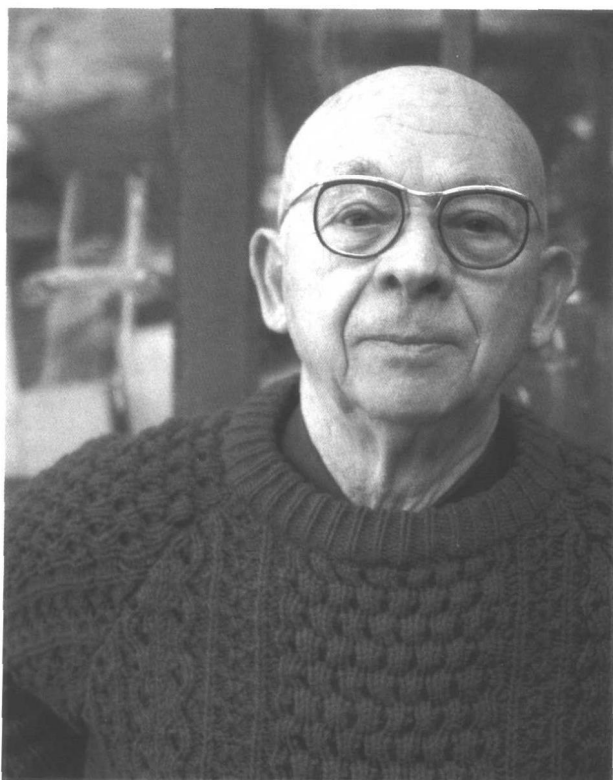
编 声 啸

今日
世界
艺术

岭南美术出版社

伊普斯特吉

啸 声



伊普斯特吉

啸声 摄

艺术之树常青，理论总是灰色的。

平庸的理论家和平庸的艺术家一样，都将艺术创作理解得十分狭隘，仿佛艺术是走在一座独木桥上。其实，艺术的历史和现状都在明明白白地宣告：人类的创造力是无限的，艺术的可能性是无穷的。

就拿人体对于雕塑艺术来说，似乎这个古老的主题早已过时，谁再关注人体谁就是守旧，

就会被平庸的理论家打入另册；倘若自己也是平庸的艺术家，甚至也会自惭形秽，好像做错了什么，必得赶紧放弃。

诸如此类的误解或偏见，比比皆是。

有见识有创造精神的人对庸才俗士之见不屑一顾，他们我行我素，敢于面对任何最古老的题材，但是会以新的眼光和新的手法去应对，他们会在平庸之辈以为是绝境的地方闯出新路，成就新的事业。

伊普斯特吉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雕刻家。

《穿门而过的人》

1986年3月，我首次访美，在华盛顿赫什霍恩博物馆及雕塑公园看到一尊青铜作品《穿门而过的人》（1966年），便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只是，作者的名字有点古怪，又不知道是哪国人，我没有记住。但是，这件作品却令我从此过目不忘。

乍看，似乎此作没有特别之处，仅仅借用了超现实手法而已。可是，仔细考察，就不那么简单了。从作品的背面看，这位穿过百叶门的男子的右手和右腿，已经突入门中，整个身子呈现出前进的动势；从正面看，不但男子的右手和右腿已经穿过了百叶门，而且左手也伸了出来，显然，他正要从门中穿过。这样，在同一作品所占据的同一空间，居然出现了两个时间过程。换句话说，一件静止不动的雕塑作品，虽然不像活动雕塑那样直接表现运动本身，但是却表现出一个运动的不同阶段，从而大大拓宽了一件作品的时空内涵。

这个男人体的塑造反映出雕刻家的深厚功力和求新意图。他在使用传统手段的同时，大胆加入了他作为现代人对人的认识：这个男人的面孔没有个人特征，是人的抽象代表；他强壮，但却有着明显的疮痍。这件作品的思想内涵也因此而不难理解：人，尽管多受伤害，饱经忧患，却依然百折不挠，要突破一切障碍，去寻求更加美好、更加光明的彼岸；所幸，他并不孤独，他有一位最忠实的朋友在身边，即那只目光执着的狗——我以为，这目光正是艺术家的内心独白。

作品的精彩还在于人体的精妙刻画，以及它与百叶门的几何造型两者之间的强烈对比。

以后我了解到，这件充满时代感的人体作品被公认为20世纪下半叶世界雕坛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它的三个试铸件和九个编号铸件除雕刻家自留一件之外，分别由美国的华盛顿赫什霍恩博物馆及雕塑公园、内华达雷诺现代艺术博物馆和纽约私人收藏，由法国的巴勒杜克市和两位私人收藏，由德国的策勒市和达姆施塔特市艺术陈列馆收藏，由比利时的克鲁伊斯胡坦韦拉内曼基金会和泽根私人收藏，由瑞典奥斯陆私人收藏。在许多谈论20世纪艺术的书籍中，《穿门而过的人》都被当作经典作品加以复制，使得它的形象广为流传。

不久，我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又看到一件伊普斯特吉的作品《沐浴女子》（青铜镀金，1966年）。这次，我记下了作者的名字，但仍不知道他的国籍，名字也就发不出音。虽然我亟欲了

解这位雕刻家，但是全然找不到他的踪迹。直到1992年，我才从巴黎著名的画廊老板克洛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那里得到他的信息。原来伊普斯特吉自1962年至1985年，一直在这家画廊。

自学成材的雕刻家

伊普斯特吉（Ipoustéguy）的原名是让·罗贝尔（Jean Robert），从艺后以母亲的巴斯克姓氏为艺名。

1920年1月6日，伊普斯特吉出生于法国东部的小城默兹河畔登城（Dun-sur-Meuse）。父亲是位细木工，但是雅好艺术，兴趣广泛，除了周末作画，还弄音乐，演戏剧，并且喜读书。父亲对儿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伊普斯特吉自幼便酷爱读书和画图。但是，他唯一的学艺经历要等到18岁，是在巴黎市政府举办的免费夜校向一位名叫罗贝尔·莱布尼（Robert Lesbounit）的老师学习素描。他一边做着其他工作，一边致力于绘画，决心当一名画家。他对雕塑也发生了兴趣，对罗丹和罗丹之前的历代名作十分崇敬，但是从未拜师求艺，而是全凭自学，而且起初只是偶尔为之。二战以后，他才将精力逐渐集中到雕塑创作上。1953年，他用铁皮桶、木材、水等不同材料，拼装组合了《曙光巡洋舰》，并认为是自己的第一件重要作品。这是他的探索时期，几何抽象潮流对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到了1958年，他创作了《熔化的头盔》，摆脱了以布朗库西为代表的几何抽象主义。1962年，他游历希腊，深受启迪，于是坚定了回到人体、以人体为雕塑对象的信念。这一决定，在各种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激进思潮甚嚣尘上之际，不能不是一个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独立勇敢行为。据说，艺术进入20世纪下半叶，传统意义上的绘画与雕塑已经死亡，那种人体雕塑的古老传统在艺术的“现代”进程中，也早已丧失了全部意义。

伊普斯特吉并不理睬流行的说法，更不关心艺坛的形势，只是埋头于自己的探索。他努力以现代人的眼光和思考，去对待人体，将人体或人体的局部组织在特定的、不同的环境中，借以表达自己的思想。60年代的一系列杰出作品，特别是那件《穿门而过的人》，为他确立了当代雕刻大家的名声。他的展事不但越出法国，遍布欧洲，而且在崇尚各种前卫艺术的美国受到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进入80年代，他别开生面地创作了水果静物系列和天象系列的着色青铜单件小雕塑，从题材和表现方式上都为雕塑艺术开拓了新的途径。也是在80年代，他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女人体，由此产生了他的少女系列。《阅读》（1985年）和《书》（1985年），以及《镜子》（1986年）和《丝袜》（1986年）等杰作，充分反映伊普斯特吉的雕塑艺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成为一位独立古今世界雕坛的人物。

自1949年起，这位雕刻家一直住在巴黎以南8公里的舒瓦西勒鲁瓦镇。大约在70岁上，开始真正过起与世隔绝的隐士生活，不装电话，不接待来客，尤其远避新闻媒体和社会活动。近些年，由于年事渐高，体衰有病，才放松自己，只在兴之所至时，才做点雕塑，或者写诗

作文，挥笔作画，给自己一点悠闲。

两访“伊普斯”

我最早是在美国见到两件伊普斯特吉作品，后来又在巴黎的贝尔西码头露天雕塑公园和德日进广场（德日进是一位地质和古生物学家，曾参与北京猿人化石的鉴定），看到他的城市雕塑《喷泉》（1975年）和《诗人兰波》（又称《鞋底在前的人》，1984年），这就越发引起了我对他的兴趣。可是，仅凭这几件作品，不可能全面深入了解这位艺术家及其创作。我到哪里去找到他和他的作品呢？

多亏克洛德·贝尔纳给了我他的住址（贝尔纳特别说明，伊普斯特吉早就不见生客了，但估计对我会是例外，所以才敢给我他的住址），我便在又一次赴法考察时写信约见。贝尔纳的推测不错，伊普斯特吉当即复信，约定见面日期。1997年3月7日，我和邢晓舟登门拜访。这次会面，不但亲切愉快，而且富于成果。我是在见到他的第一件作品之后11年，才终于认识了艺术家本人；而他，则对中国始终怀着极大的敬意，曾为保护中国的长城而捐献过作品《伟大的心》（1966年），他对能够把他介绍给这个既有古老文明又在蓬勃发展的国家的北京来客，表现出由衷的热情。他带我们仔细参观陈列在花园、工作室和库房的各个时期作品，而且常常不得不亲自操纵手推叉车，去搬动沉重的铜像。同时，向我们详细介绍每一件作品的来龙去脉，并且明确回答了我的一切提问。除了几件大型城市雕塑，他自己保存了一生重要作品的原稿或编号铸件，这就使我得以相当完整地了解他的创作全貌，以及他在创作道路上风格演化的情况。我们紧张而愉快地工作了将近一整天，中午他请我们在镇上一家小饭店用餐，谈话就更加随便。我说起他的名字似乎古怪；他说这并非我一个人的感受。他这才说起这是他母亲的巴斯克姓氏，即使是他年轻时的亲近朋友也因为他的名字古怪而只叫他“伊普斯”。在谈话之间，我发现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不但依然思想活泼，而且通达世事。他宁肯孤独一人过着隐居的生活，也不愿意再为世俗的喧嚣和名声的虚妄所累。这令我对这位曾经独立艺坛却又自行消失的大艺术家，对眼前这位短小精悍却又心平气和的小老头儿，由衷生出钦佩崇敬之心。下午又忙碌了一通；临别，他提供了我需要的一切资料，以期有助于我的工作。

我返京后因忙于他务，便把向中国美术界介绍伊普斯特吉的工作不得不暂时搁起。所幸，2001年冬，我为完成对法国当代艺术最后的考察和收集资料工作而再度应邀赴法，便有机会重访老友。这年12月13日，我带着邢晓舟和龚彦，又同“伊普斯”愉快会面。4年不见，我的头发又白了许多；而他，一次手术使他大伤元气，已不复上次见面时的精力充沛，也是苍老了许多。屈指算来，再过一个月，他82周岁了。这次我不敢劳烦他，我们只是喝茶谈话。一家称作“歧异”的出版社为他出版了1938年至2000年的作品全集，他刚刚得到不久，很满意，便立刻题词相赠。两位小姐也都得到他的赠书。这次，他请我们到左近一家新开的中

国饭店吃午饭。饭后我们便告辞，不忍心过于打扰他。归途我想，我要把事情做得快些。

几件代表作

伊普斯特吉的艺术道路，我以为大致要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探索阶段、60和70年代的传统翻新阶段和80年代以来的独创阶段。

早期，伊普斯特吉弄雕塑，是从抽象入手。但他很快放弃抽象，摆脱布朗库西的影响，改为具象的拼装组合。希腊之行使他回到雕塑艺术的古老传统——人体。

60和70年代，他以现代人的视角和方式，去看待并表现人体，对它进行变形，肢解，切割，重组……以求获得新的视象，传递新的信息。《穿门而过的人》（1966年）、《诞生》（1968年）、《丧弟》（1968年）、《喷泉》（1975年）、《家》（1976年）、《慈悲谷军事医院》（1977年）、《建设自己城市的人》（1978年）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佳作。

80年代以来，他在水果静物系列中，找到一种为他个人所特有的雕塑语言。他在雕塑中引进了板材，并且在板材上雕镂，折叠，焊接，使之与实体的圆雕组合在扁与圆、虚与实、光与影的丰富变化之中。他还采用特殊的腐蚀法，使作品产生不同色泽的铜绿，加强了作品的表现力。这一系列都是单件作品；它们的出现，为雕塑艺术的题材和语言开拓了新的方向。他转而将这一独特的雕塑语言，用于人体，创作出少女系列，如《阳光下的女子，阴与影》（1984年）、《阅读》（1985年）、《书》（1985年）、《镜子》（1986年）、《丝袜》（1986年）、《沙丘》（1986年）、《沙滩》（1989年）、《水》（1989年）、《她没有名字》（1992年）、《九四之夏》（1994年）等。毫无疑问，60和70年代的作品使伊普斯特吉以鲜明的个人风格而扬名天下，但是，只有进入80年代以后，他才真正为雕塑艺术添进了新的因素，从而以创新者的身份而受人景仰，载入史册。

纵览伊普斯特吉的创作，以下几件作品尤其感人至深。

《穿门而过的人》在前面已经谈到，这里从略。

《塞莉娜面具》（1976年）是年过半百的雕刻家悼念亡女的作品。我在他的书桌上一眼见到这件树脂小面具（高17.5厘米），便被其脸上的奇异表情吸引，她脸颊瘦削，双目闭瞋，嘴角挂着一丝凄苦的笑意，而整个面目似乎在变得模糊起来……待到他告诉我，1974年11月，他在意大利的卡拉拉，从电话里得到10岁爱女猝死的噩耗，几乎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直到两年后，才做此面具，以作纪念，我才更清楚地从这帧小像感受到为父者心中的创伤。

《阅读》（1985年）和《书》（1985年），是姐妹篇，堪称伊普斯特吉典型风格的代表作。他独有的雕塑语言在这两件作品上体现得最充分，最完美。不但在扁圆、虚实、光影上，而且在几何线条与自然造型之间，他都别出心裁而又恰到好处地将雕塑艺术带入一个新的境界，不愧为大家手笔。

除以上几件，大型城市雕塑作品如《建设自己城市的人》（1978年，柏林议会大厦广场）

和《诗人兰波》(1984年,巴黎德日进广场),也都是不可多得的杰作。前者以宏伟气势取胜,并且将许多写实人物(其中有借自《爱克巴坦那》的亚历山大大帝,以及《南特与熊》中的人物)组织在抽象的几何结构之中,使作品富于现代气息。后者则驰骋想象力,以飘浮在空中的诗人上身与下身倒错的创意,来诠释这位法国诗坛少年天才的诗风。

伊普斯特吉一生的创作,多有对外界或自身事件的反映,而且在表现时又独具匠心,常不能得到俗见的认可,以致于不少作品被订件人拒绝。此如,巴黎市政府订购其《潜水女》(1968年,云石)的青铜作品,但是铸件完成,却再无下文;又如,在公开竞赛中,格勒诺布尔市政府虽然选中其《人赢得团结》小稿(1971年),但从未将其放大并放置在市府广场上作永久陈列;再如,《丧弟》(1972年)原受雷诺汽车公司董事会委托,为纪念被其值勤守卫打死的工人皮埃尔·奥韦内而作(该董事会迫于20万人参加葬礼并举行示威游行的压力),但作品完成,董事会却借口作品为裸体而加以拒绝;还如,美国费城基督教教士会请他创作纪念费城第一位列圣品的主教约翰·纽曼(1811年~1870年)的作品,但却对雕刻家精心完成的《纽曼主教之死》(1976年)拒不接受,理由是作品表现得“太残酷”和“太恐怖”,而根本不理解艺术家的良苦用心和独特构思……这一切,倒不由得使人联想到罗丹:罗丹当初每有新作,总要招来无端非议,引起轩然大波,直到时过境迁,那些曾经气焰嚣张的庸俗之辈才在大师的光芒之前销声匿迹。

伊普斯特吉如今平静地过着晚年的孤独生活,但是他那既有新颖创意又有精湛技艺的独特艺术必将与时共存。



啸声与伊普斯特吉

邢小舟 摄













